



被静音的湖水

□ 周荣池

听说高邮湖要禁捕的消息,我心里微微一震:终于人们意识到要把紧张失度的日子停顿一下,可竟然又是从这曾经名噪一时的湖水开始。本来湖水便是地理和时光的一个逗号,让时空在此诗意地逗留。而今天她自己也忙累了,也想安抚自己疲惫的波纹,让自己成为自己本身。当然是人们帮她按下了静音键,她也是被象征为人们要停顿疲惫的生存。

鱼是湖水的秘密。人们为了寻找秘密走向湖水。生存实际上有着原始的诗意,并不完全局限于温饱问题。当然温饱也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秘密。湖水里有很多的秘密,越小的鱼代表的秘密越深刻。这些秘密被人们发现之后,包括那些从岁月的网眼逃脱的秘密们,被渔民们带到岸边发明成为味道的秘境。被逃脱味道的事实上是最狡猾的秘密,是最为诱人而未得的秘境。它们是永远的游不进盘子里的鱼,却在想象中成为最为令人垂涎三尺的秘境。所以湖边的渔民乐意与小鱼儿周旋,他们大概也知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深刻。湖水是渔民的王,他们是波浪上的王。湖水对王非常的虔诚和慷慨,敬献的大鱼硕大而丰富。但这些只能用来买卖,腥味换来的铜臭,显得无比的冷漠和机械。小鱼的深刻在于它们有很多的可能——它们可以被渔民佐以劣质的酒,可以用来赠与他人获得闻不到的玫瑰香味,也可以腌制起来与阳光周旋成为味道的标本,也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地逃脱和抛弃——一切就在那羸弱的肉体里被赋予无比丰赡的强大。渔民善于发现秘密,更擅长发明秘境,于是故事就顺利成章地发生。这些故事附着在那些被称为“湖珍”:鱼干、虾米、虾籽、蟹黄等等。这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渔获,被他们用阳光烤晒过的诗性和逻辑组织成味道里的故事。也因为这些故事,人们愿意永远地追随汤汤的湖水。

帆曾经是湖水的翅膀,渔民鼓荡起猎猎的野风,往最陌生的波浪进发,那里也许有更多更美妙的收获。船自己其实也是一条活跃的鱼,他们鲁莽地贴近水面游行。帆正是他们露出来的背鳍,将强大甚至凶恶的湖水划分成井井有条的田地。从此人们在无边的大湖上分封而治,船舶所代表的诸侯王权在无边的大水上相安无事。此刻,帆似乎又成为没有辨识度的旗帜,就像所有的

两年前的6月,我和爱人去了趟青海、甘肃,算得上一次“梦幻青甘”之旅。离开天境祁连,驱车240公里直抵张掖,夜宿蒙古包。离开集雪山、白云、塔松、草原、河流、丹霞地貌于一身、有“东方小瑞士”之称的祁连,突然看到寸草不生、十分荒芜的裸露山脉,心里并没有产生什么美的震撼。我只吝啬地拍了些照片权当“到此一游”的纪念。

张掖七彩丹霞是我们上次旅游的最后一站,竟成了我们这次“河西走廊、新疆自由行”的第一站。

我们这趟自由行的组织者,是位旅游达人,近两年连续组织家人去了美国、俄罗斯、贵州、四川等地自由行。这次他邀请我同行,我没有半点的迟疑。就同过去跟团一样,继续做个“甩手掌柜”,并充分享受自由行的自由与放任。我们是先“飞”到张掖,然后在当地租一辆车,驾驶员与我们“一路杏花村”,根据拟定的行程随时叫停,最后在乌鲁木齐再“飞”回去。

张掖丹霞地貌奇观形成于600万年前,位于张掖市临泽、肃南县境内,面积约510多万平方米,仅次于中国最大的贵州赤水丹霞。它是中国发育最大最好、地貌造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,特别是窗棂式、宫殿式丹霞地貌,是丹霞地貌中的精品。彩色丘陵色彩之缤纷、面积之大,冠绝全国。

丹霞的美,美在色彩和景色的粗犷,它没有喀斯特地貌那样精巧,也没有雅丹地貌那样色彩单调,更没有“魔鬼城”里听风嚎的恐惧,它有的是那种动态的静止,粗犷中的

翅膀不管是软弱还是强壮,都努力过做御风而动的样子,并且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。水面比土地残忍的地方就在于,她似乎从来并不留下任何痕迹,过去以及今后就没有任何牵肠挂肚的证据。于是,当人们听到“封湖禁捕”的消息之前,帆似乎早就明白了这迟早的结局。几乎没有对湖水有任何情绪,甚至没有移动自己的身躯,他们依旧站立在湖面,只是顷刻间他们只能是摄影家留住乡愁的证据。此刻,其实湖上整齐而安静的帆已经失去任何的情绪,他们甚至不再招惹风,不去关注鱼的秘密,以至于将主人交还给了岸边的土地。他们忘情地站立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湖水上,成为大湖从此静音的严肃提示。

与帆船告别的人们必须再次经过船坞。湖水是时空的逗号,船坞是湖水的逗号,湖水过于忙碌和紧张的时候,就需要船坞来舒缓情绪。再凶恶的风暴也没有紧张匆忙的情绪可怕,尽管渔民虽然不懂什么新与旧、快与慢、近与远的道理,但生活里竭泽而渔的凶险确实令人心神不宁。渔民们回到了船坞里,给忙碌的日子一个果断的逗号,大湖从此与他们的王一起沉默不语。船坞里并不是没有落寞,失去湖水的人们比失去土地更加毫无依据和底气。屁股下摇晃的船舶曾经是最温暖稳固的家园,那一盏有些暴躁不安的灯火,如今也已经照不亮瞬间消失的水路。只有那些陌生的鱼虾们,坚守着自古到今不变的深刻秘密。船坞于是被挂上了物质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子,从此只是岸边一个摇晃的村史馆。

我问皮肤黝黑如我的渔民——我想象他是我的父辈,因为我也有渔民家族历史的确凿证据——我问那倔强沉默如我父亲汉子:你上岸了,要去哪里?他似乎有些意外,果断地告诉我“回家”两个字。我大概忘记了,船坞不仅仅是大湖的逗号,它又是湖水和岸边的破折号,其实它也是联系古往今来以及此岸彼岸的证据。

以后,我还会一次又一次隔岸观火地从静音的湖边走过。我想那些尚未谋面而再也不见的鱼们一定也回家去了。它们曾经不断地游进我们的口中抵达味道的秘境,如今他们经过熟悉的波浪回去做他们自己的秘密。静音的湖依旧是那座曾经名声大噪的湖,湖上的帆依旧是她的翅膀,老去的渔民在渔歌号子中成为记忆——味觉、色彩、形式都难以不朽,他们只有变成虚无如声音而摆脱物象才可能永生,就像那大湖上波涛不惊的无形,才是最顽强而动人的歌声。

精致。中国7个最美的丹霞地貌,6个都在南方的湿润地区,只有张掖丹霞是在干旱的西北地区。虽然没有水

缺少了灵动,但它寸草不生裸露的胸襟、充满蓬勃张力的阳刚之气、洋溢浓烈色彩的粗犷之美,就像是坦荡豪迈的西北汉子。无需精雕细刻,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已经把它打造出气势磅礴、苍劲雄浑、五彩斑斓、风采奇妙的原始纯粹之美,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美的享受。

张掖的丹霞山丘,随着季节转换、天气变化,光线强弱、色彩景色也在不断变换,层次分明。一年四季、一日之中,无论晴雨晨昏,都有不同的景色呈现给游人观赏。我们参观的时候是早晨,又遇上夜里下了一场雨,被雨水湿润后的石山,纹理更清晰,颜色更加明艳浓烈。

这片几乎寸草不生的广袤丘陵,仿佛上帝的调色板。各种颜色,红、黄、橙、绿、黑、褐、青、灰,在阳光的照射下,浓烈地交织在一起,色调或如波浪顺着山势起伏,或从山上倾泻而下,犹如斜铺的彩条布,张扬而奔放地宣泄着古老的激情。

这是一个地形丰富的奇妙世界。层级错落交替,岩壁陡峭,气势磅礴。那些似物似人的景象,栩栩如生,令人称奇。色彩与造型的魔幻组合,演绎出大自然的无限可能性,看什么,像什么,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想象力。

再见吧,张掖!前路的美景还在等着我们呢!

风雨岁月五十载,快意人生夕阳红

□ 丁红林

秋风送爽,丹桂飘香,金秋十月,欢聚邮城。10月25日适逢重阳节,在筹委会的精心组织下,我们原红旗中学(现一中)1970届2排(班)(以下简称“七〇二”)的老同学42人及张德珍、黄学根两位老师,于上午7时30分乘车前往马棚清水潭旅游度假区,开启了为时一天的“七〇二”毕业50周年聚会。

在景区大门口,师生们戴上大红的围巾,拍了第一张集体照。景区内广场上,师生们排成“50”字样,高空拍摄了第二张集体照。紧接着选了一处好景致,拍摄了单人照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相逢的喜悦。

在景区内,师生们三三两两,或赏景游览,拍照留念;或相互攀谈,叙述各自的近况,回忆同窗时的往事,感慨五十年时光如白驹过隙,一晃都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!

两位老师也都是耄耋之年,但精神矍铄,思维敏捷,“你是丁红林”,黄老师一见到我,即叫出了我的名字,后又相继叫出好几位同学的名字,而张老师则直呼周士保同学为“调皮鬼”。我们相互看着这群头发花白的“调皮鬼”,不禁哑然失笑。

这次活动,筹委会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。赵鼎奇、赵苏军、宋国平、黄文玉等同学辛苦操劳。秘书长陈强同学工作量最大,如为联系黄老师就费尽周折。

绝大部分同学积极响应,外地同学克服种种困难如期回邮参加,朱明宏、王寿栋两位同学放下手头重要工作,于当日中午分别由南京、上海赶回高邮,正如他们所说,“没有什么工作比参加毕业50周年聚会还要重要!”

西北风一紧,巷子头站不住人,穿巷风带着沉沉的寒气,人巴不得把头缩进身子里去。若是旁边立着一个炕山芋的炉子呢,那自然另说,搓一搓手,跺一跺脚,吸上一大口炕山芋的香味,被冻住的食欲晃晃悠悠地苏醒来。

被唤醒的还有零零碎碎的回忆。在农村,山芋是寻常物。家家户户都会在地里栽几垄。时间大概是在春末,插秧之前得先起垄,这家伙怕积水,所以低洼地栽的山芋,藤多山芋小,水渍水渍的,生嚼可以,煮熟不好吃。

刚进初夏,每天傍晚要凉次水,双手握水舀子的长柄,泼洒成白花的水片,否则一舀子水冲在土垄上,土散根出,第二天太阳一晒,山芋秧就焉了。应水是个要力气和技术活,小孩子干不来。

山芋秧竖起来,也就活了。夏天雨水多,不用再应。让它自己长,它就疯长,不能让它疯,就时不时割掉些藤蔓,摘掉些叶子,给猪吃,人也吃,撕剥掉叶梗上的皮,加青辣椒炒,起锅滴几滴醋,清口得很。

人最怕等待,小孩子更是如此。上学放学,路过一片山芋垄子,长得肥绿发亮。我们兄弟俩忍不住想掏两个,拔藤,山芋只比拇指大点,再拔还是这么点大。揩揩泥,一咬,里面一圈圈淀粉,挺甜。中午,人家抱一抱山芋藤放在我家门口,说是你家两个小伙干的。免不了被父亲抽几下,罚跪在堂屋的老柜面前,正中墙上的主席像一脸严肃。不一会,父母

自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,人们的交际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微信等平台的横空出世,让世界变得如此之近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搭上信息化快车的微信群方便快捷、异彩纷呈,可以说是社会的缩影、生活的映照。微信群人群自愿、退群自由,大致可分为工作群和娱乐群,由此派生出同事群、同学群、家庭群、亲友群,不一而足。

一个人由于在工作和生活中担当的角色不同,在不同的场合就呈现不同的身份,往往随着身份的转变,语境也随之变化。比如说,在家庭群里,话题亲切自然,轻松随意,但是群里因为有长辈平辈晚辈之分,所以不能不大不小,口无遮拦。在同学群里,可极尽调侃之能,但也应注意火候,曾见一人在群里开玩笑失度,被同学猛批一顿,从此如秋后的茄子,再也没有以前的神气。在同事工作群里,多以交流工作为主,若有两三文友,茶余饭后辅以诗文唱和点缀,实也令群增色不少,美美与共,不亦快哉!

微信的一个强大功能当属朋友圈了,朋友圈是一个微观的世界,亦是展示自我的平台,从中可以窥见一个人的兴趣和性情之一斑,但难以识其为人处事之全豹。曾见一篇鸡汤文,通过一个人发的朋友圈,分析其性格特征和品性修为。世界这么大,人心隔肚皮,朋友圈展示的只是冰山一角,仅凭此对号入座,实在是牵强附会。举凡发朋友圈的,鲜有不希望被点赞的,正所谓爱赞之心,人皆有之,我发你赞,多多益

善。话又说回来,朋友圈里的朋友来自四面八方,工农商学兵,各司其职、各具所长、各有所好;朋友圈里的内容有转发文章的、有展示厨艺的、有抒发情感的、有交流心得的……发布者或图或文,随心所欲,若有朋友点赞,则给予会心一笑;倘若没有点赞,也不必太介意,于人且当过眼烟云,于己权作岁月留痕。

从前日色慢,车马慢,一生只够爱一人,多少美好的时光氤氲在岁月的长河里。新媒体时代,QQ、微信、抖音等即时信息平台异军突起、方兴未艾,越发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。沉浸于网络的辽阔空间,虚拟与现实交错,我们似乎得到了很多,隐隐地又感觉随同过往时光,失去了很多至纯至真、至善至美的精神层面的东西。于无声处,蓦然回首,我们发现朋友圈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,可是真正能说出心里话的又有几人?知音世所稀,高山流水、割袍断义,那样的交友观是何等的爱憎分明;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,那份亲情和温馨显得那么弥足珍贵;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那份怡然自得变得那么遥远。几百年前,无论是帝王将相,还是乡野农夫,有谁能想到一部手机就能畅游天下!站在新时代的风口云端,又有谁知晓,几百年以后人类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沟通交往!仰望星空,未来已来,在这互联网营造的狂欢世界里,我们的心是走远了还是走近了?也许,每个人都

都有一个隐藏于朋友圈之外的答案吧。

正是,风雨岁月五十载,快意人生夕阳红!

这,正是,风雨岁月五十载,快意人生夕阳红!

山芋的回忆

□ 居述明

入秋,山芋该挖了。我们一人一把灰叉(粪叉),感觉像新兵领了枪,快活得麻雀一般,一路哼唱蹦跳,直奔目的地。先徒手拔藤,再用灰叉挖,不能靠得太近,容易把山芋挖破。干了一会,兴致渐渐消减,不如玩会“少林寺”,于是嘿嘿哈哈,挥叉对战。一不小心,弟弟脸上被我叉了个小洞,血直冒。我吓得要死,赶紧帮他用泥巴堵住伤口。弟弟坐在地上哇哇大哭,并威胁要回家告状。我先以承包剩下的活儿为诱惑,不允,再答应日后给他买四块水果糖。弟弟抹抹泪水,“妈妈要是问呢?”待天打黑影,我们才抬着一篮山芋回家,闷头喝粥。父母真没发觉。那四块糖有没有买呢?不记得了。

山芋多是火锅,我喜欢拣贴着锅底的,有块糊疤,香。不过,最香莫过炕山芋。

坐在锅膛门口烧晚饭,突然馋虫蠕动,扔下手上的稻草把子,忙不迭去挑两个看得上眼的山芋,藏进锅膛的草灰里。晚饭锅开了,还得再等会儿。用火叉掏出来,烫,左右手来回颠,外加嘴上吹,脱去外面碳化的皮,中间黄白的肉冒着白气,咬上一小口,白的粉,黄的甜,三下五除二下肚,心满意足,一夜无梦。也有几回,睡在床上,想到锅膛里的山芋,连忙去厨房,掏出来的是一块发疙瘩,愤愤地掷出老远,咽口水,继续上床无梦。

朋友圈

□ 高来明

朋友圈里的朋友来自四面八方,工农商学兵,各司其职、各具所长、各有所好;朋友圈里的内容有转发文章的、有展示厨艺的、有抒发情感的、有交流心得的……发布者或图或文,随心所欲,若有朋友点赞,则给予会心一笑;倘若没有点赞,也不必太介意,于人且当过眼烟云,于己权作岁月留痕。

从前日色慢,车马慢,一生只够爱一人,多少美好的时光氤氲在岁月的长河里。新媒体时代,QQ、微信、抖音等即时信息平台异军突起、方兴未艾,越发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。沉浸于网络的辽阔空间,虚拟与现实交错,我们似乎得到了很多,隐隐地又感觉随同过往时光,失去了很多至纯至真、至善至美的精神层面的东西。于无声处,蓦然回首,我们发现朋友圈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,可是真正能说出心里话的又有几人?知音世所稀,高山流水、割袍断义,那样的交友观是何等的爱憎分明;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,那份亲情和温馨显得那么弥足珍贵;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那份怡然自得变得那么遥远。几百年前,无论是帝王将相,还是乡野农夫,有谁能想到一部手机就能畅游天下!站在新时代的风口云端,又有谁知晓,几百年以后人类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沟通交往!仰望星空,未来已来,在这互联网营造的狂欢世界里,我们的心是走远了还是走近了?也许,每个人都